

科举世家的再生产

——以明清时期常州科举世家为例

仓桥圭子

(立教大学 日本)

摘要：本文以考察明清时期持续辈出科举合格者的“科举世家”的形成过程，来窥见明清时期社会流动性的一班。对于常州科举世家之一的恽家，以他们的族谱为主要的资料，实行统计性的分析。根据族谱的《世表》，把父子关系表现在表格上，还有把个人属性表现在表格上，使用在表格上的数据，以 Odds ratio 来测定科举地位的继承率。其结果，关于地位继承，围绕合格者的祖父，父亲，母亲，姊妹个有独立性的影响力，尤其是母亲（包括她娘家人）和姊妹（包括她婆家人）的影响比较强。考察族谱传记等的记载，可以发现督课，家学等科举世家特有的文化资本与规范，母亲也在娘家承受过这些资本等，父母祖父互相补缺，完备家庭的文化环境，子女自然地体会到他们所属得文化。承受家学的女儿有机会跟地位比自己父祖高的家族结亲。在本家衰落的乾道时期，跟那些姻亲之间的教育援助，让本家人员返回到科第连绵的道路，可见对于科举世家的形成过程，女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关键词：科举地位的继承程度；统计性分析；文化资本；女性和姻亲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究竟带来了如何的影响呢？这一主题一直以来吸引着不少学者的关心，尤其在美国，是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早期研究有关明清时期问题的代表是何炳棣，他认为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¹。但对他的研究结论，从发表之后不久，就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到目前为止，由于科举所引起的社会流动性，认为只不过是人口的一小部分中存在的，并且在极为有限的阶层之中发生的现象而已，这种观点较为有力²。

即使这种观点成立，在何炳棣的研究之中，还是有值得瞩目的成果。他发现从明代到清代阶层的向上流动性逐渐降低了的现象，笔者认为是个重要的成果之一³。有些日本学者也指出，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生员人数增加，乡试及格水平也相应提高，地方的有些家族占有科举出身的现象变得很明显⁴。实际上，我们从族谱来看，可以发现通过

¹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² R.M.Marsh "The Mandarins: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in China, 1600-1900"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1. H.J.Beattie "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 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 Anhwei,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B.Eلمان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n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1, 1991.

³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⁴ 和田正广《明清官僚制的研究》汲古书院，2002年，第二篇第八章。吴金成《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渡昌弘翻译）汲古书院，1990年，第二章。

明清时期持续辈出科举合格者，可称为科举世家的家族⁵。

在以平等开放并有竞争性的考试作为选优制度核心的情况下，这些家族怎样才能再生产合格者，成为科举世家？笔者认为，从这般科举世家形成的过程中，可以窥见明清时期社会流动性的特点。本文从剖析一个具体的家族入手，实行一些统计性的分析，用数字表示出科举地位的继承程度，来考察科举世家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这种方法不仅是为了解释一个世家的结构有效，也是为了比较地方之间，或时代之间的地位承继上的特点，带来一些益处。

在本文最后一段，按照统计分析的结果，考察族谱或地方志记载的传记等内容。为了考察，笔者借助法国社会学者布鲁杜的“文化资本”理论。布鲁杜指出，即使在拥有相当开放的选拔制度的社会里，个人在选拔以前，尤其是在家庭里体会到的文化资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促进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⁶。他的理论已采用了中国史学，尤其在宋代以来的科举精英方面的研究，已经获得一定的成就⁷，对于考察科举世家形成的过程，也给出了有效的观点。

1. 常州世家和恽家

在明清时期，中进士居于全国首位的江南之中，常州府也是数一数二的进士辈出的地方⁸。位于府城附郭的武进阳湖两县，辈出的进士人数最多，“科举蝉联，人文甲天下。⁹”有些家族占有进士等科举人才的现象极为明显。在记录武阳两县历代进士举人的《毗陵科第考》中，记载有不少“科甲累世”的家族。（参看附件图表之中的表1）从那些资料记载的内容也可看出，明代中期以后有些家族占有多数科举出身者，而成为科举世家的倾向¹⁰。

那些世家之内，在此作为分析对象的恽家，虽然所中科甲人数22名不及常州第一，可是从明代嘉靖年间起家后，一直到清末的科第，累世十分长，可以说是该地方科举世家的典型之一。并且他们留传下来的族谱较为完整¹¹，可以胜任统计性的分析。

根据恽家的族谱，他们的远祖名叫子冬，是汉代梁王的功臣，从江西迁徙到常州。从子冬数45代的绍恩移居到常州北郊的孟河，其弟继恩移居到南郊上店，恽家自此分为南北两支¹²。后来，在宋代和明代中期北分各出进士，可是只有以他们一代为限。实现“科甲累世”是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的南分第59代恽绍芳和他的直系子孙¹³。以绍芳的中试为转机，恽家开始修谱，设置祭产，修建宗祠，开设义塾¹⁴，逐渐进行组织化。清代康熙年间重新修谱时，整个恽家成为拥有25个分支的一大宗族，从明末以来

⁵ 关于科举家族，参阅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⁶ P.Bourdieu & J.C.Passeron “La Reproduction”（宫岛乔译）藤原书店，1991年，第2部第3章

⁷ B.Elmá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1, 1991. 平田茂树《科举与官僚制》山川出版社，1997年。增田知之《在明代的法帖刊行与苏州文氏一族》载《东洋史研究》62-1，2003年

⁸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⁹ 道光《武进阳湖县合志》卷二《輿地志》

¹⁰ 同治《毗陵科第考》卷八《家世盛事》

¹¹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民国《毗陵恽氏家乘》

¹²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首《序》

¹³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九《选举志》，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卷十九《科举》

¹⁴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四〈世父少南父君行状〉

一直住在城内的绍芳子孙也分为“南分上店大分”¹⁵。

在明清时期，恽家辈出 17 名进士，25 名举人和 22 名贡生，可是他们的 70%以上偏在于“南分上店大分”一支中¹⁶。这样的偏在现象，不仅仅是在恽家，而且在其他常州世家也存在¹⁷。当然，在当时名家大族的例中，恽家也采取奖励族内教育的措施，例如为族内穷苦人子弟设置义塾，支付应试旅费等等¹⁸。可是根据这种偏在看来，他们的措施似乎没有发挥族人文化水平平等化的作用。还有一件要指出来的是，在世系上，科举人才呈现了以兄弟为核心的“群集”状态，一般“科甲累世”是把这种群集断断续续地接连下来而实现的，可见围绕该兄弟的文化条件的重要性。

2. 地位继承度的测定

在此，以上面介绍的恽家南分上店大分为对象，实行科举地位继承度的测定，并行统计性检定，判断测定结果的有意性。资料的来源是恽家族谱、《毗陵恽氏家乘》咸丰 9 年（1859）版本，和民国 36 年（1947）版本的《世表》¹⁹。为了确定个人的科举地位等属性，还用上述资料之中的《先德志》和《科举志》记载的个人科举地位和职业等。

测定程序的全般过程是如下：

- 1) 首先，把该分支的 1236 名男性成员的父子关系，用 0, 1 表示在图表上，以便计算。（表 2）在该表 2 上，编 1 号的是该分支的始祖，纵向排列的是父亲的号码，横着排就是儿子的。
- 2) 把 1) 的男性成员的科举地位等个人属性表示在图表上。（表 3）个人属性也用 0, 1 表现在表上，纵向排列的编号是与父子关系表同一个人的编号。

男性的科举地位分为两种，一个是“合格者”，另外一个“生员”。“合格者”包括进士、举人和贡生在内，可是捐贡生不在此限。“生员”包括生员和监生在内，捐监生除外。（捐纳贡生和监生不是正途出身）²⁰

在此，除了男性个人的属性以外，又附加了他的女性家族的属性。母亲属性是她娘家的出身，姊妹的属性是她婆家的出身。可是关于外家的有些官员，在族谱中所记载的记录，只有官职没有出身，所以女性家族的属性分为“上级官员”和“生员”两种。“上级官员”包括进士、举人、贡生和七品以上的官员在内，²¹“生员”包括生员和监生在内。还有，众所周知，族谱中对于女性的载录常常缺失，在《毗陵恽氏家乘》的《世表》里，也缺失了明代本族女儿的载录。所以，在此关于姊妹所测定的结果，都属于清代的事情。

¹⁵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首《原序》

¹⁶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九《选举志》，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卷十九《科举》

¹⁷ 同治《毗陵科第考》卷八《家世盛事》

¹⁸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九《上店祠堂记》

¹⁹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在日本东洋文库所藏，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在上海图书馆所藏。

²⁰ 关于将五贡（除了捐贡以外的贡生）应包括正途出身的看法，参阅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2 年，宫崎市定《科举史》东洋文库 1987 年，等书。

²¹ 关于上层与下层绅士的区别，参阅 Chung-li Chang（张仲礼）“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3) 为了准备测定, 合计有关项目的数据, 并表示在图表上。(参阅 表 4-13)

4) 实行继承度 (Odds ratio) 的测定;²²

在此利用Odds ratio来测定地位的继承程度。这原来是测定两个变数之间的联系强度的方法, 也可以测定两个世代之间的社会地位或职业的承继强度。为了测定社会阶层的开放性, 一般在社会学等领域广泛地使用²³。可用数式来表示如下:

父亲是合格者且儿子是合格者的人数 / 父亲是合格者且儿子是不合格者的人数

父亲是不合格者且儿子是合格者的人数 / 父亲是不合格者且儿子是不合格者的人数

比如说, 用 Odds ratio 来表示科举合格的父子之间的继承度吧, 先计算父亲是合格者之中的儿子合格者的比率, 还要计算父亲是不合格者之中的儿子合格者的比率, 把两个比率的差异, 以比率表示出来。如果父亲是合格者的时候, 他的儿子比较容易成为合格者的话, 则上述表达式的分子比分母大, Odds ratio 也将超过 1。如果 Odds ratio 为 3, 则意味着, 合格者的儿子比不合格者的儿子成为合格者的成功率大 3 倍。

5) 实行统计性检定。²⁴

对测定的结果实行统计性检定, 是为了确认该结果的统计上的有意性 (即非偶然性)。一般在社会学等研究之中, 可采用有意率 95% 以上, 在本文中以此数据为依据。

3. 测定结果

父亲是否是合格者, 对儿子的合格率产生了 3.9 倍的差异 (即 Odds ratio 是 3.9) (表 4)。在父亲的属性之内还加上了生员, 将合格者和生员跟不合格者和不生员相比较, 儿子合格率的差异达到了 5.6 倍 (表 5)。父亲是否是生员, 事先排除父亲的合格者再计算, 儿子的合格率仍然产生了 5.6 倍 (表 6)。而且, 把父亲是合格者跟父亲是生员比一下, Odds ratio 是 1.0 (表 7), 可以说没有差异。

因为上面已经确定过父亲的影响, 为了测定祖父的影响, 事先排除祖父与孙子之间的合格者或生员的父亲而计算。祖父是否是合格者, 对孙子的合格率产生了 3 倍的差异 (表 8)。祖父是否是生员, 事先排除父亲合格者或生员, 同时排除祖父的合格者再计算, 结果是 4.0 倍 (表 9)。而且, 把祖父是合格者跟祖父生员比一比, 结果是 0.99 (表 10), 也可说没有差异。

那么, 曾祖父的影响如何? 在此事先排除合格者或生员的父亲和祖父, 而且, 已经确定合格者和生员对儿子合格所影响的没有差异, 所以, 在曾祖父的属性内包括合格者和生员而计算。结果是 0.6 倍 (表 11), 这是意味着, 如果二代期间断绝了辈出合格者或生员, 他们后代难得合格。

为了测定母亲对儿子的影响, 仿照上面之例, 排除合格者或生员的父亲和祖父,

²² 为了实行测定和检定, 在此使用网上公开的国际共同开发统计软件“R”, 参阅 <http://www.r-project.org/>

²³ 比如, 在日本 1955 年以来一直实行的“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全国调查 (略称: SSM 调查)”里也采用Odds-ratio来测定父子之间的职业继承程度。参阅 原纯辅《日本的阶层机构 1》东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²⁴ 为了测定结果的检定, 在此使用Chi-square test和 Fishers exact test两种方法。

来计算母亲的独立性的影响。母亲出身是否是上级官员或生员，对儿子的合格率产生了 5.2 倍的差异（表 12）。为了测定姊妹的影响，仿照前例，排除合格者或生员的父亲和祖父，同时排除上级官员或生员出身的母亲。姊妹婆家的出身是否是上级官员或生员，对她兄弟的合格率产生了 15.6 倍的差异（表 13）。

测定的结果，可以确认围绕正途合格者的祖父，父亲，母亲（和她娘家人员）和姊妹（和她婆家人员），对于科举地位的继承，各个都有独立性的影响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对承继母亲的影响比父亲的一样大，而且姊妹的影响更大。这就是有什么意味，下面我们要看具体事例吧。

4. 家族的作用

明清时代江南的教育，为了适应教育目标，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科举为目标的精英教育，另外一种追求实用识字教育的大众教育。这两种教育在教育对象、目标和内容上，都有颇大的区别²⁵。连在同一宗族之内，基于各个家庭的文化和经济条件，也有明显的分化。在恽家族谱传记所记载的该族男性成员经历过的教育，也多是以科举为目标的，可是实际上，合格者集中的这一个分支，连在这分支之内还有差。他们合格者享受的文化条件很可能有些优点。从族谱传记等资料的具体事例能看出来的优点如下：

1) 督课

为了准备应试，一般延聘私家教师教育子弟。但是，该世家家族的儿子，除了教师的教育以外，都受到了家族亲临教子的督课。由于父亲自身也要应试，儿子幼年的时候，祖父或母亲负责督课。由于门当户对的婚姻习惯，母亲也都是江南各地世家出身。尤其是跟其他常州世家之间的婚姻关系，从他们科举起家的下一代开始，在这分支难得合格者的乾隆时期也不断地存在，一直到清末维持下去²⁶。她们把在自己的娘家耳濡目染的诗文经书来教导儿子。“课诸子读辄口诵，其幼所受书，正其音解其义。塾师讶谓，孺子何颖异，不知帷中之训先之也。²⁷”她们的督课内容也十分充实，对儿子初学成绩有了不少影响。

对于退官回乡的祖父来说，课子就是每天的乐趣之一。“喜云迩年来，一切不与户外事，惟日课诸孙。诸孙早就外塾，每晚问候斋中，必令背诵所习经史，率以为常。²⁸”

儿子有些长大以后，父亲肩负责任督课，“常恤其家，培植其子，不孝等随任读书，府君延名师课之，监飭如大父时。既长习举业，每案牍余间，辄令呈课艺，亲加点窜，恒至夜分，不稍倦迨六年。²⁹”他把时文写法等实用性的应试技术教给儿子，而说仿照自己的父亲，好像督课已经成为家族的习惯了。课子最严重的好象是生员父亲，“仅欲隶籍青衿，稍持门户，以未尽俟俟人耳。---独课诸子诵读，则修脯饫廩，必竭其力³⁰”，“每书院讲学，公率诸子听之。---公教子甚严，延师督课款待从厚，坊刻时文新出必买

²⁵ E.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 在清末的有关情况，也可参阅 服部宇之吉《清国通考》（初版 1905）大安再版，1966 年

²⁶ 根据族谱《世表》等的记载，她们出身的常州世家，有庄氏，蒋氏，瞿氏，吴氏，陆氏，唐氏，吕氏，邹氏，盛氏等。

²⁷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二〈明封行人司行人绎思恽公暨元配蒋孺人合葬墓志铭〉

²⁸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六〈显考怒行府君行述〉

²⁹ 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卷十六〈江西巡抚兼提督显銜先考浚生府君行述〉

³⁰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二〈明封行人司行人绎思恽公暨元配蒋孺人合葬墓志铭〉

之，不惜重价，请师评以训子。³¹”由于自己不得志，而有保持科举世家门第的需要，他们总之拼命地教子。

督课是将家族所有的文化传统向后代言传身教的行为，可以说是一个科举世家的文化资本。他们一家都有可以担任课子的文化水平，父母祖父互相补缺。一位生在康熙年间位于生员的父亲，向他儿子们常戒改业，而云“吾教汝识义理文章，即是家业，田产吾不吝也。”³²可见，他们世代不断地实行督课的热情，来源于将学问当做“家业”的这般规范意识。

2) 家庭之内的文化环境

明代中期以后，江南官僚富家的住宅明显地扩大，宅内还设有书房，花厅，藏书楼等的庭院，因此家庭之内的教育和文化环境十分完备³³。尤其是在明末清初，上层人士显示回归家庭而一切不与外事的倾向，家内的文化活动日渐活跃。在如此情况下，女性也得到创作的机会³⁴。“因赋诗二律，并徵亲友，和韵成帙以志。³⁵”自明末到清末，恽家人员留下的大量著作之中，含有不少女性的作品³⁶。这种活动不仅是赋诗刻书，还有举办诗会宴会等交际，一般以交际关系比较丰富的祖父为主导的。“府君年十一，随曾王父游孟河江上，曾王父有孙七人，府君最幼，即能口占步韵，成七言一律，---曾王父喜而嘉赏，座客无不惊异，贺有文孙也。³⁷”如此子孙也陪而参加，从小就接近操文等文化实践，很自然地体会到他们所属的文化总体。

3) 家族继承的“家学”和“家法”

江南世家多传有“家学”，恽家也在其例中。所谓“家学”就是家族世代相传之学，各个家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风³⁸。恽家“家学”的渊源，则自明末清初较为驰名的易学者恽日初开始。日初之后，他族孙安宗和鹤生兄弟，力承先绪而加上实学³⁹。另外还有继承日初儿子而清初著名画家恽格（寿平）的画法做为“家法”⁴⁰。恽家有些男女成员继承了“家学”和“家法”一直到清末，可是继承者大多数在那世家分支之中。在清代乾隆道光时期，他们陷入难以辈出合格者的困境。在那时期，他们把继承的“家学”和“家法”，当做一种上级阶层的文化象征，来维持“书香门第”之称。“家学”和“家法”也可说是家族世袭的文化资本之一。

如上所述，母亲多是常州世家出身，也有江南其他地区的世家出身的，所以，以自己在娘家受到过的“家学”，可以享受创作诗文之乐，“通晓文义，间作韵语，清澈可诵。⁴¹”“惟癖嗜书籍，无所不窥。尤喜杜子美李义山诗，成诵者不下数百篇，---所作诗数

³¹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六十〈匪庵公逸事〉

³²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六〈显考居易府君行述〉

³³ 关于明清江南民居的空间和构成，参阅孙大章《中国民居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

³⁴ 关于上层人士回归家庭的倾向与对于女性的作用，参阅D.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关于家族性的各种文化活动，参阅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³⁵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六〈显考怒行府君行述〉

³⁶ 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卷十八〈先世著述考略〉

³⁷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六〈显考怒行府君行述〉

³⁸ 参阅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³⁹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七《人物志》，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卷十八〈先世著述考略〉

⁴⁰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七《人物志》卷八《壶德志》，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先德》

⁴¹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七《先德志》〈先妣庄安人行述〉

十首，颇无俗韵。⁴²”把家庭充满了书香气氛。她们的存在不仅是对儿子，而且对女儿也影响了很深，成为女儿开始创作时的榜样。另外，娘家人，尤其是舅父给他外甥各种援助，除了经济方面的援助以外，比如外甥要应顺天乡试时，官在北京的舅父担做他的寄父等援助的事例也有⁴³。

本家女儿之中，跟她兄弟同样学习，承继“家学”和“家法”的也有不少。《清稗类钞》文学类云，“毗陵多闺秀，世家大族，彤管贻芬，若庄氏，若恽氏，若张氏，若杨氏，固皆以工诗词著称于世者也”⁴⁴，她们所作的文艺作品，不但有诗词还有绘画刺绣等，被当做不是商品而是艺术品，受到官僚等人士的赞美⁴⁵。应此，以她们本身作为江南上层文化的保持者，不管祖父的科举或官职地位，可以跟位于较高的官僚之家结亲。尤其是在本家比较衰落的乾道时期，她们出嫁到北方世家，如满洲旗人完颜氏⁴⁶，山西灵石何氏等家⁴⁷。之中，出嫁完颜氏的恽珠，可说是个当时恽家女艺术家的典型之一。

恽珠还在娘家的时候，已经承继“家学”和“家法”⁴⁸，随作典史的父亲在直隶肥乡时，与父亲上司的完颜岱家族往来⁴⁹。完颜岱之妻索绰罗氏试她的诗文之才，然后为子求婚⁵⁰。结婚以后，她在婆家和自己胞兄秉怡一起教她儿子们，让她长子麟庆登第进士⁵¹。同时，秉怡的儿子受章和汇昌跟麟庆一起学习，得应顺天乡试的机会，长子受章中式举人⁵²。这样两家密切的关系，被继续下一代，汇昌儿子们也寄住在麟庆的京邸，跟麟庆儿子们一起学习，寄籍在北京而应顺天乡试，汇昌长子鸿仪和麟庆长子崇实，在道光三十年（1850）同年中进士⁵³，自道光后半期，恽家人员终于返回科第连绵的道路。（两家有关人员，参考附件图 1）如此可见，承继“家学”等文化资本的女儿的存在，对这一个常州世家的复兴，确实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5. 结语

以一个江南科举世家的族谱世表为资料，本文尝试了科举地位承继程度的测定。其结果是相当有兴起，可以确认围绕正途合格者的祖父，父亲，母亲（和她娘家人）和姊妹（和她婆家人），对于地位的继承，各个都有独立性的影响力。由于重视门第的婚姻制度，包括女性的一家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也有以学问为家业的规范意识。因此，为了充实家庭的文化环境，又可合作，又可补缺。在这样的良好的文化环境下，他们各个体会到的能力和规范是为了继承对于中式有利的文化资本，促进阶层再产生的来源。

⁴²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七《先德志》〈章宜人行略〉

⁴³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恽毓鼎澄斋日记》所载，光绪八年〈北上日记〉

⁴⁴ 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毗陵庄氏闺秀工诗词〉

⁴⁵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八《壶德志》

⁴⁶ 关于满洲完颜氏，参阅张杰《清代科举家族》，定宜庄〈满族士大夫群体的产生与发展：以清代内府完颜世家为例〉《清史论丛》2007年号所载

⁴⁷ 关于山西灵石何氏，参阅张杰《清代科举家族》

⁴⁸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七《人物：列女》

⁴⁹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先德志》〈祖考莪溪公家传〉

⁵⁰ 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恽珠锦鸡诗〉

⁵¹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六《先德志》〈先考梧冈府君行述〉，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一集〈静存受经〉

⁵²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六《先德志》〈先考梧冈府君行述〉

⁵³ 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卷十六〈二品衔补用道贵州贵阳府知府显考伯方府君行述〉

在较为强大的女性的影响力也值得注意，它含有她们姻亲的影响。对于联姻的科举世家来说，为了双方更有发展，除了经济上的援助以外，教育上的互相援助也很重要。如上所述的恽氏和完颜氏的事例，可说是个典型。所以，他们联姻应该重视双方的文化背景。在传统的社会里，女性受教的机会一般限于家庭之内，女性的文化水平如实反映着她所属的家庭文化。笔者认为这就是世家联姻时，很重视女儿文化能力的原因之一。清代的常州是辈出大批女性文学作者的核心地方⁵⁴，这很可能是跟科举世家形成互为表里的现象。

关于本文实行的研究方法，即族谱资料的表格化和统计性剖析，只不过是初步的尝试而已，除了社会地位的继承程度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应用可能性。希望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撰成此文，以供学界参考。

收稿日期：2007-9-9

作者简介：仓桥圭子，女，日本立教大学博士研究生。

⁵⁴ S.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